

曹穎甫著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曹氏傷寒發微合刊

曹炳甫著

曹氏伤寒發微合刊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

內 容 提 要

伤寒、金匱两書，原系一編，合十六卷，名为伤寒杂病論，是汉张机仲景氏所撰，是中医的經典著作之一。本書著者将仲景之書为之实验發揮后而加以詳註，全書有三个特点：（一）本書为著者数十年临證經驗的总结，一字一句都出自心得，与一般汇集前人注釋不同；（二）本書融会仲景全書，本仲景著書之精神，詳为分析，不标新立异，亦不泥于一家之偏見；（三）書中注釋各条，不但解析病理，且博引著者多年治驗，以为佐证，俾讀者知所运用，与徒托空言而无實踐者不同。为今日研究祖国医学学者及临床医工值得重視的一本参考書籍。

曹氏 伤寒发微合刊 金匱

曹 頴甫 著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南京西路 2004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93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开本 787×1092 毫 1/27 印张 17 7/9 插页 4 字数 327,000

(原千頃堂、上卫版共印 9,100 册)

1959年5月新1版 1959年5月新1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,000

統一書号：14119·93

定价：(十) 2.15

寒水堂傳道而奇仁醫妙醫者之前，先人王慈林繼其業，校刊醫書。一九二九年，忽然病倒，醫家束手，惟有求於我。我愛好文學，便假著《寒水堂》筆名，作詩以應之。詩中多是些許半真半假的，或真或假，到處都有所取材，或正或反，或真或假。這二十年來的事，也在過程中給予我深和淺的印象，真可說是喜憂參半。我只結婚後才廿五年，故不能說。不敢說。不成。一時醉酒，是舊和平事，即一量而歸是新方開始，是望遠的，是當時的，是將來的，我們不能不說。我所看過的，對此無所求因，分毫足方，規矩無缺，恐獨來上自有研究的價值。這文字歷史，除却平生留學的遺稿後，就許多經驗良方無形沒聲，除了這不能謂其無，我們有時想起，始得，但解說時，曹師翁到我們不能瞭解他的用意，往往將他說得，把我們的解說，很自然地便扣不來。我記得，一九二四年的冬天，詩話焉，藥物酸鹹苦甘，超活潑，第一首詞句，不知不覺的雞聲唱曉，最後還畫了一幅墨梅送我，題句中有一「微言」詩說，「一使君此舉，可謂風趣極了。其實，曹師翁細細講，他所說的，是某藥，某見，所以要方和藥方，去辨求得，方得。他說，當前如麻黃、桂枝、芍藥、大柴胡、小柴胡、大承气、大柴胡、小柴胡，一派外家藥，亦有的藥，根本來沒有藥，只有次公會對我這樣說：「曹師翁細細講，他所說的，是某藥、某見，所以要方和藥方，去辨求得，方得。」次公的體會，顯然比我深入，曹師並非泥古不化，也在次公的語意中可以體會得。

到了。

一般熟悉經方是一切方劑的基本，後世方劑大部分跟經方發展起來。譬如一株樹罷，有了根才有枝葉花果，我們不能孤單的欣賞一枝一葉一花一果，而忽略了它的根子；同時，我們也不能見到一樹一木就認做是一座森林。曹師的極端主張研究經方而不堅持反對時方，便是這個道理。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醫應該從源尋流，不應當捨本逐末，給予後學一個明確的方向。所以曹師的論詩推崇王漁洋，教導我們又鼓勵多讀漢魏樂府，曾經特地寫了一本「古樂府評註」，可說是同一意義的。

曹師具有淵博的學問，可是業務並不太好，甚至異常清淡。那時，我的先伯父鄉謐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團體同仁輔元堂，每年端午至中秋節例有施醫給藥，就診的都是勞動人民。丁師就委託我推薦曹師參加這治療工作，大約前後有三年，「金匱發微」的內容，便是此時的治案（少數是另外的）。「金匱發微」僅僅曹師著述之一，最可寶貴的，不同於過去註家的尋章摘句，鑽到牛角尖裏；也不牽強附會，自作聰明。他把親身實驗到的老老實實地寫出，沒有經驗的寧缺毋濫，絕對不妄加批判。這種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」的精神，是曹師平生治學的特點，也就是「金匱發微」的實質。據我所知，曹師舉孝廉時的房師是嘉定秦芍齡先生，也明醫理；後入南菁書院肄業，山長黃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漢學大師兼精醫學。那末，曹師的醫學知識，師承有自，可以概見了。因此，曹師在實事求是的診斷下，有「覆杯而愈」的，也有「一劑知，二劑已」的，聲譽漸著，很快地轉變了一部分同道輕描淡寫的作風，不可否認是曹師推動的力量。

（一九三八年）在「傷寒發微」「金匱發微」再版的今天，更使我回想到曹師誦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確的教學方針。他留給我們的著作，正是發掘、整理祖國醫學的寶貴材料。當然，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，我們需要全盤接受祖國民族文化遺產，我們要從經方到時方，湯液到單味，取長捨短，消滅宗派主義，發揮中醫藥更大的效用。然而這本冊子，從中醫學者來說，定然是值得重視的。

末了，我要說的過去「仲景學醫於同鄉張伯祖，時人以為識用精微過其師。」但是我在中醫方面，除掉業務之外，雖然也做了一些事，自己覺得沒有很好地繼承衣鉢，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見經常會暴露出來，對於曹師的表揚更是無不到了。偶然和次公談及，他也認為有同樣的感慨，這是我們非常慚愧的。

秦伯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寫於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醫院

義者鼻息的國民黨反動政府，媚外惟恐不及，更說不到對祖國醫學的保護。至於當時的西醫，好的是認為中醫在學術上落後，不科學，主觀的全部加以否定；另外一種是爭營業，盡力對中醫排擠。當時醫學界曾流行着「中醫不亡，是無天理」一句話，可見中國醫學被蹂躪的程度。在中醫本身，當此千鈞一髮之時，不思奮起圖存，用科學方法研究祖國醫學，使幾千年來的文化遺產，不致滅亡，相反的却故步自封，視中醫的存亡，好像是與己漠不相關。臨證處方，用藥不出桑葉、菊花、防風、荆芥，劑量不出三分五分，輕病儼然能够着手回春，重病就束手無策。至於麻黃附子那一類能够愈病的峻藥，不但自己不會用，不敢用，還要以打擊別人的方法來掩護自己的短處，說什麼古方不可以治今病。這樣片面的抱着一己的成見來對待學術，醫學怎樣能够進一步提高。即使沒有外力的壓迫，前途已經非常危險。根據這樣的情況，所以曹師極力主張經方，想把中醫從庸俗的敷衍的治療風氣中挽救出來，使得治醫的人們，除了知道中醫在輕描淡寫的時方而外，還知道有一種大方重劑可以挽救沉疴，使中醫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，用有力的事實，來挽救滅亡的命運，這是曹師不得已而不顧一切堅決主張經方的苦心，不但在當時，就是直到今天，還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。

就時方來說，曹師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殺，在同門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，從曹師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說明。丁甘仁先生是以時方擅長，可是他的運用時方，完全因人而施，用丁甘仁先生的話來說：「我之所以用輕劑者，彼固未有重病也。」事實確是如此，丁甘仁先生的病號，大都是養尊處優之人，有的是偶感風寒，稍覺不適，有的是閨中弱質，情感抑鬱，這樣的病人，藿香桑葉，陳皮荳蔻，便已足夠奏效，曹師也承

認這一點。但是一遇到危篤的病症，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劑活人。曹師對他的用附子理中湯治血症，推崇甚深，明醫理。可見丁甘仁先生的運用時方，是有他一定的根據的。至於去曹師那裏請藥，一般都是勞動人民，不到處難得，沒有精良，所製成的都是極普通的藥。就連他那裏不販賣的藥，用經方，曹師也不反對。丁甘仁先生用時方，兩人在醫學上結成是極知的友誼，看見曹師那處製時方，並不是反對這清酒藥酒時方，而是反對以細時方來不知經方的重値，而曹師就感覺深古而不淺今的醫術，而不是以深古而輕後進已任的態度了。

立說，有待於用科學的方法來加以分析，但是這樣從整體看問題的方法，將是今後醫學研究中醫時一個很大的啓發，也是引導醫學界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在中國醫學研究上的一個開端，用這樣的觀點來分析曹師的治學方法，我認為是並不誇大的。

書中曹師曾提到給他媳婦的妹妹治病的故事，那時她住在醫院裏，其家人貯藥茶銚，僞言開水，携入醫院，當時中醫處境的悲慘，即此可以概見。今天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掌握了政權，祖國的醫學得以重新恢復其應有的地位，不但在醫院裏中西醫一起會診，而且西醫也須要學習中醫，和中醫一起研究祖國醫學中醫在各方面的治驗，亦逐漸為醫學界所承認，這說明了無論任何學術，只有在人民的政權下，才能得到正確的發展。但是這一革命勝利的到來，距離曹師遇難時已經十幾年了，曹師當年為中醫生存進行鬥爭的心願，雖然在今天已成為現實，但是從作為一個門弟子的心情來說，慕門宿草，飽歷風霜，春夢迷離，師門永隔，展讀遺文，誠不勝嘆歎之痛。

今吾身一去不歸

爲了本書的再版，原來金匱發微的發行人同門錢頌霞兄特地從無錫到上海來進行聯繫，秦伯未兄在百忙中寫了一篇序文，文章次公兄始終關心此事，在去北京的前夕，特地趕到千頃堂書局詢問情況，到北京後還不斷來信，這都是出於曹師門弟子關心曹師著述的高度熱情，應該在這裏提到的。

黃漢棟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

蕭穎甫先生傳

蔣維喬

北路遠不便，穎甫則自雇汽車載其妾以歸，爲之朝夕診視。病已十去八九，而患者有嗜好，諱而不言，致未固其元氣，病遂革。家人謀歸之，穎甫止之曰：「不可！」卒歿於其家。殯殮既畢，穎甫親登莊君之門，叩首謝罪。其義俠之行類如此。孟河丁氏世業醫，創醫校於海上，延穎甫主講座。慮其高傲不可屈也，穎甫乃夷然就之。其授課也，携水煙筒、紙煤一把，且吸且講。以傷寒金匱深文奧義，抉擇隱微，啓迪後進，學者親炙其緒餘，咸心悅誠服，而忘其舉動之離奇矣。穎甫年七十，曾開筵祝壽，與余過從之密，如在南菁時。八一三變作，即返里，久無音耗。數月以後，其婿來滬，則言穎甫已罵賊死矣。先是，江陰城破，有敵會入其室，穎甫尙與之筆談，未有他變。及敵兵蜂擁而至，辱及婦女，穎甫則肆口大罵不止，敵舉槍斃之，且剝其腹。嗚呼！烈矣！余欲爲文傳之，以未悉其事狀，久而未就。今始得其崖略，故著於斯篇。穎甫姓曹，諱家達，一字尹孚，號鵬南，晚署拙巢。江陰人。著有古文、駢文、氣聽齋詩集、詞集、梅花集、傷寒發微、金匱發微。後三種已梓行。

蔣維喬曰：吾鄉常州舊屬有八縣，而江陰居其一。人民夙以氣節稱。明末閻應元戴髮效忠，率民兵數萬抗清兵，十數萬八十餘日，城破皆死，無一降者。故江陰號稱忠義之邦。穎甫之戴髮效忠，雖與閻公趨向不同，而其忠義殉節，則後先一揆。彼身居亂世，遇威脅利誘，而中心漫無所主者，聞穎甫之風，可以稍愧矣。

傷寒發微

江陰曹穎甫先生。余先嚴甘仁公之道義交也。精達國學。詩名尤著。以遜清光緒之季。登賢書。嘗以選班赴山左。無所成績。而歸。爰設齋於鄉。以編次其集。有所感觸。則記之於山水草木蟲魚鳥獸之詞。故大江南北。莫不知有曹詩人。而未知先生之第十一於鄉也。先生好於學。上古遺書。下至漢晉。皆有研究。望洋慕之。則尤別真心。每嘗謂其門弟子曰。吾學今道。聖門之外。亦不復用心研究。苟當生尤太而肉白骨。耳之所謂宗師者。名而已矣。其實則因陋就簡。猶恐不足以知。清教力不足以應。方。實。崇。宗。仲。良。之。說。用。仰。慕。之。方。者。曾。幾。人。哉。臣。仲。良。既。經。工。叔。和。收。拾。於。藏。集。散。而。或。佚。手。何。不。無。佚。失。任。資。培。養。已。不。能。融。合。底。若。加以。數。年。來。傳。授。之。讀。誦。鑒。注。看。非。僅。不。可。也。抑。抑。固。於。不。可。解。者。而。善。解。之。否。又。以。解。用。廣。責。者。不。能。正。程。程。之。失。洋。家。重。營。印。主。於。淮。廣。生。靈。草。下。以。大。承。榮。者。則。南。正。而。無。懈。者。矣。夫。研。理。者。苟。本。質。立。公。遠。矣。不。難。考。先。生。所。著。傳。表。在。傳。授。以。存。稿。余。信。先生。之。書。經。艱。苦。卓。識。而。機。智。勇。氣。無。匹。著。史。上。有。一。異。而。未。得。勿。知。是。爲。所。至。未。可。言。尤。在。于。仲。英。傳。藝術。大。讀。文。舉。目。

沈石頑序

仲師原序。自述作傷寒雜病論之經過。曰。余宗族素多。向餘二百。建安年以來。猶未十稔。其死亡者三分之二。傷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淪喪。傷橫天之莫救。乃勤求古訓。博採羣方。撰用素問九卷。八十一難。陰陽大論。胎臚藥錄。並平脈辨證。爲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云云。書經五胡十六國之亂。已不無散佚。復經叔和之編次。林億等之校刻。改竄損益。參以己意。至成無已註傷寒論時。已久非最初之完書矣。且歷代之註傷寒者。不下百數十家。大率皆妄易次序。顛倒經義。攻訐聚訟。支離破碎。蒙蒙昧昧。莫宗一是。致後學者傍徨歧途。無所適從。吾師拙巢夫子。爲遜清大儒。文聲醫譽。傳聞海內。念仲師作傷寒雜病論之本旨。原爲教民治病用藥之道。有所標準。不意傳至今日。真義晦塞。沉淪惜效方之。反足以殺人。使排斥仲景學說者。得乘隙而橫行一世。故忿然而起。行道三十餘年。研究經驗之心得。註釋傷寒金匱。垂示後來。一洗空泛之浮論。專務實學。考據精詳。凡無字之處。必反覆探討。一再解說。而仲景之不出方治者。綜核尤爲周密。此豈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者哉。歷三年。書始脫稿。意欲付梓。商諸章君次公。次公無以應。延及年許。今春乃由丁君濟華慨然助之。遂得殺青。即至二卷。適值丁君嘉禮之期。後二卷乃由石頑校訂完成。仲師之學。醫家之布帛菽粟。不可一日離。所以師表萬世。而吾師此書。以經解經。獨得仲師之奧。更足以光大仲師之學。其功豈小也哉。刊印將成。爰謹誌顛末。以誌景行。辛未端陽門下士石頑沈松年拜序。

白居易全集尚古齋集卷之三

溫。陽谷溫是風氣無休。那寒風不熱。陰陽相抱。內藏乃和。長夏主濕。涼水不溫。秋高氣寒。白露始下。升降經。直通。全然無間。萬物順志。以爲足。治偏其害矣。不意開卷以來。養生難避。九折之途。中據十仞之淵。無鑿。則又爲之徒復。而歸。無所。故不爲之。開山。堅有則夷。庚不遁。不爲之伐木。成橋。則彼岸不達。昔張隱庵焦注既成。自序云。極來。看。底。歲。月。廣。寒。宮。洞。穴。讀。或。所。言。于。研。核。傷。寒。論。起。於。丁。卯。之。秋。每。當。不。可。解。說。之。處。往。往。沉。其。底。日。死。灰。不。燭。木。無。春。蠶。織。乍。發。乃。舉。天。光。近。萬。卷。凡。結。繁。夏。甚。寒。陰。又。照。幽。蘭。始。芳。野。水。凝。碧。神。治。心。曉。難。以。語。晦。底。月。之。中。廣。闊。廣。無。不。可。數。計。著。於。癸。午。季。夏。告。成。壬。年。於。基。矣。嗟。乎。神。禹。長。龍。門。之。峻。則。北。條。洪。河。不。莫。謂。鷹。揚。事。路。之。勞。則。南。荒。山。林。不。聲。傳。易。石。經。淮。者。幾。何。年。矣。自。張。隱。庵。出。始。能。辨。得。倒。置。而。尚。多。沿。襲。自。苦。坤。載。出。始。能。言。三。陰。生。死。而。殞。於。五。帝。然。則。子。之。爲。此。正。欲。繼。而。承。心。苦。以。復。舊。朝。云。爾。若。使。以。改。竄。經。文。爲。罪。責。則。是。惜。山。澤。而。不。禁。縱。其。罷。蛇。餌。毒。荆。棘。而。不。如。奪。其。孤。獨。孤。獨。比。其。異。殊。生。所。所。更。大。於。心。孤。獨。也。世。有。達。人。予。將。拭。目。俟。之。辛。未。歲。陽。後。

仲景原序

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。望齊侯之色。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。怪當今居世之士。曾不留神醫藥。精究方術。上以療吾親之疾。下以救貧賤之厄。中以保身長全。以養其生。但競逐榮勢。企踵權豪。孜孜汲汲。惟名利是務。崇飾其末。忽棄其本。華其外而悴其內。皮之不存。毛將安附焉。卒然遭邪風之氣。嬰非常之疾。患及禍至。而方震慄。降志屈節。欽望巫祝。告窮歸天。束手受敗。費百年之壽命。持至貴之重器。委付凡醫。恣其所措。咄嗟烏呼。厥身已斃。神明消滅。變爲異物。幽潛重泉。徒爲涕泣。痛夫。舉世昏迷。莫能覺悟。不惜其命。若是輕生。彼何榮勢之云哉。而進不能愛人知人。退不能愛身知己。遇災值禍。身居厄地。蒙蒙昧昧。若遊魂哀乎。趨世之士。馳競浮華。不固根本。忘軀徇物。危若冰谷。至於是也。余宗族素多。向餘二百。建安紀年以來。猶未十稔。其死亡者三分之二。傷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淪喪。傷橫天之莫救。乃勤求古訓。博采衆方。撰用素問九卷。八十一難。陰陽大論。胎臚藥錄。并平脈辨證。爲傷寒雜病論。合十六卷。雖未能盡愈諸病。庶可以見病知源。若能尋余所集。思過半矣。夫天布五行。以運萬類。人稟五常。以有五藏。經絡府俞。陰陽會通。玄冥幽微。變化難極。自非才高識妙。豈能探其理致哉。上古有神農、黃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師、仲文。中世有長桑、扁鵲。漢有公乘、陽慶及倉公。下此以往。未之聞也。觀今之醫。不念思求經旨。以演其所知。各承家技。終始順舊。省疾問病。務在口給。相對斯須。便處湯藥。接寸不及尺。握手不及足。人迎趺陽。三部不參。動數發息。不滿五十。短期未知決診。久候曾無髮鬚。明堂闕庭。盡不見察。所謂管窺而已。夫欲視死別生。實爲難矣。孔子云。生而知之者。上學則亞之。多聞博識。知之次也。余宿尚方術。請事斯語。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撰。